

孔叢子正義卷之五 全

內閣文庫	
函號	二九八
冊數	三 (三)
架號	一〇三

漢書門	
架號	一〇三
函號	一〇
冊數	一六
架號	一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623
冊數	3 (3)
函號	298 25

儒家二





孔叢原序

淺草文庫

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適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為楚王聘鮒為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白子高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為六卷至漢孝武朝太管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合為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嗚呼是書也果鮒撰耶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

一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
 卽漢志所謂孔甲盤孟者也然攷顏監註云甲黃帝史或曰夏
 帝孔甲疑皆非又史稱田蚡學盤孟書註亦云黃帝史謂鮒著
 盤孟豈徵信哉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
 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行謂爲
 盤孟書則不可知其自孔子則無疑也乃去孔臧所贅而刻之

丁丑夏日大梁李熾志

孔叢正義序

左孔叢五卷凡十九篇總一百五十七章舊謂聖裔子魚鮒所
 著而朱子以謂文筆軟弱不類西京大梁李熾志蓋疑子豐季
 彥之徒集其先世遺文所成也其言近之矣又按舊云鮒著是
 書搜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白子高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爲
 六卷今考是書子上之言行初不詳但記子思言行卷內有子
 上問子思一條子思自謂子上二條及子思以書問子上一條
 而已至卷末又有子魚鮒諸篇章則仲尼暨子思子高子順子
 魚五世當爲五卷而序乃次子上而不及鮒又云列爲六卷其

子書序
編目則又混分而爲四卷蓋皆誤也故今正之如左嗚呼自至
聖往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漢以後學者多不知聖人
之遺緒而凡所爲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其言蓋紛如矣而是
書與二十一世孫猛所藏家語一書先後出於當時使五經四
子之外學者復得先聖遺文流韻之所存而并其裔孫之一言
一動亦可考焉於是嘆聖人之澤源遠流長而天下後世所并
資爲扶世翼經之一助也豈不幸哉豈不幸哉抑又考是書凡
格言正論固皆開卷瞭如而其中詞累於理者間亦有之倘亦
所謂時異世殊而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者非耶錫不揣固

陋按卷循章比詞攷義其間艱深者疏之使明踳駁者裁之使
正匪敢妄忝臆見蓋是非一衷諸聖人而使至道之曲暢旁通
於後世也至所論經傳事詞或有彼此錯見而無害於道者則
一以斷章之義存之而不敢輕爲駁辯若其裔孫事蹟有與先
聖之行不相符者則至聖之道初非大賢以下所得幾而世道
之升降又或牽於俗而未盡脫然也故謹忝其文而并附識鄙
意以明崇聖闡道之義云

雍正二年甲辰孟夏

丹陽姜兆錫題於鶴溪書屋

卷一 此卷皆記
先聖言行
嘉言
論書
記義
刑論
記問
卷二 此卷皆記子思言行
內有告子上語三條
雜訓
總目

孔叢總目

卷一

此卷皆記
先聖言行

嘉言

論書

記義

刑論

記問

卷二

此卷皆記子思言行
內有告子上語三條

雜訓

總目

居衛

巡狩

公儀

抗志

卷三 此卷皆記子高言行

公孫龍

儒服

對魏王

卷四 此卷皆記子順言行舊以陳士義論勢二篇合後卷三以執節獨治問軍禮答問四篇通為卷四而無卷五篇

目今以諸聖裔各為一卷定列如左

陳士義

姜兆錫正義 男 允重

論勢

執節

卷五 此卷皆記子魚言行終其弘語劉文公曰吾親見仲尼行聖人之

獨治

問軍禮

答問

孔叢 總目

此而巳子開之曰吾謹啟哉亦好禮樂者也 此章言聖人之修

上

目

答問

問軍斷

問心

卷五

魚言子
此卷皆論子

問

論

斯士義

第一卷家侯改本
目今以論聖齋各

孔叢卷之一

此卷記先聖言行
凡五篇五十二章

姜兆錫正義

男

允重
允遠校

嘉言第一

篇凡八章首章乃孔子聞人稱已而自謙之言餘
皆與門弟子及君卿大夫問答之言故以嘉言名

篇

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
表河目而龍頰黃帝也修肱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也然言稱
先王恭禮謙讓洽聞博物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今周衰諸
侯力爭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弛禮樂崩喪亦正其統
紀而已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此章言聖人之修
禮樂也表謂容表

孔叢

嘉言

卷一

陳惠公大其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
吏子遼陳陳侯與登臺而觀焉子曰美哉斯臺古未有不戮一人
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子問曰
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
子道來臺未期日而成矣何戮之有此章言聖人之過暴虐也二
段文先諷後直是謂權不離
經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嫁何也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
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組紉織絰者女子之所
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

然後可以通乎此事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此發女子
也漸及也大功猶言大事養子
謂有母道也或曰養當作夫
適人之義

宰我使齊而反見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瘳朝齊君齊君會
大夫衆賓而慶焉予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方予謂曰夫獻
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瘳矣而復獻方將安施乎衆默然此言何
如子曰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虺而獲瘳猶有與同疾
者必問所以已之方衆為此各言其方以已疾也此發衆賓獻
方之心也已
止也予言蓋以止
佞乎子言則大矣
子適齊晏子就館既宴私曰齊其危矣不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

或可救幸不吾隱子曰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以制下也今齊君失已久矣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乎此發強臣危國之勢也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見子訪焉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揖于貢答之子貢謂曰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盡已乎夫以一縷繫千鈞上懸於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人皆哀其危而造者不知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子告子貢曰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以難易則可矣奚懼之哉此見聖心之重義也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

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此見聖言之尚理也博而不要以博約言繁詞富說以文質言

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

切事則足以懼此亦上章之意也類善也亦理也喻猶曉也

論書第二

篇凡十七章皆與門弟子及君卿大夫論書也故以論書名篇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子曰受

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

則不知聖人之心也此釋書受終于文祖之義也按書舜受終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傳謂文祖堯祖廟神宗

堯廟也堯舜禪而舜禹受故曰受于人而湯武無禪之者故曰受于天也然與孟子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其義不同蓋或受人或

受天者各言其事而受人亦受天者總言其理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曩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若已歿娶必告其廟此釋書有鰥在下之義也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與舜之聖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其忠勤功勳於洛誥見周公之德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

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此釋書典謨誓誥之義而通發之也美謂美德也度法也

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此總釋書之事與志與詞之義而以彤日洪範發之也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一夫不被以五刑敢問何謂也子曰不然五刑所以教也龍子

未可謂能為書也。

此釋書一人不刑之義也。為書之為猶治也。下章為子書之為同。刑以弼教。教誠愛深。雖有刑如無刑也。若謂不被一夫以五刑也。則四罪咸服。何為耶。固哉。龍子之為書也。

子夏見子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

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二王之義。商

受書於夫子。志於心。弗敢忘。雖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

戶。常彈琴以歌先王之道。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忽不知憂患

與死也。子愀然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亦表之而已。表見其

裏也。此子夏發治書之義。而子進之也。有人無人。猶言有人知無人知也。

宰我問。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子曰。此言人事乎天也。

堯得舜。歷試諸艱。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清和。五星不悖。風雨各

以其應。無有迷錯。愆伏。明其行之合於天也。此釋書納于大麓之

據書傳。麓。山麓也。雖納之深山大麓。遇風雨之變。而舜不為之迷

也。據此。則麓。錄同。使大麓。庶務。政治。和而氣化。應也。按文義。書傳

為協。而斷章之義。亦有不能盡

同者。傳聞異詞。存其說可也。

宰我問。禋於六宗。何謂也。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

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

時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榮。所以祭星也。雩蒙。所以祭水旱也。禋

於六宗。此之謂也。此釋書禋于六宗之義也。

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

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
 盤根居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
 子諸侯之臣生有列於朝死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此釋書從享于先王之義也
 書曰惟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
 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功
 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可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虞夏商周以
 帝上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此釋書報上甲微之義也報上甲微國語
論祀爰居云爾而書無文蓋逸書與僖公未可與于報也子對之則婉矣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

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

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此釋

書庸庸祗祗威威之義也顯明也正理其治庸庸也尊顯其賢祗祗也欽恤其刑威威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子曰山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

曰其禮如何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曰仁者

何樂於山子曰夫山者巋然高草木植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真而

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

百姓咸饗此仁者所以樂乎山也此釋書奠高山之義而因及乎樂山也釋奠為祭奠之奠與書

傳奠定之義亦不同其樂山之義論語與樂水對文故以動靜樂壽分疏其義而此專言山故義有不同也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近臣當敬之不可非其人也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羗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此釋書四鄰而因推言以明之也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為是故遲公笑謂孔子曰周書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

人而在辭亦不慎矣孔子荅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稱述文王之德以誠之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安得聞教也此因陳氏戮小臣而釋書明德慎罰之義也不畏服而有詞爭之故公疑其德之不明而罰之不慎然明德傳亦以為自明已德而子謂顯用有德義有不同今按書明德慎罰之下絕言文王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固謂文王德明于上而不敢侮以下皆其事也如子所對則緣愛人之念為之本而用所當用與敬所當敬皆以舉賢威所當威乃以錯枉而昭明其意于民也大意亦畧同而斷章之取則殊與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
 乙天下之大君也太甲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子曰太甲即位
 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於桐憂思三年起而復位
 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此釋書祖甲不義惟
 王之義與今書傳不
同按書傳太甲祖甲各一人而不義惟王蓋祖甲不以王位
 為義而避之也今則以祖甲為太甲而謂其居喪行不義矣
 當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君允誥何謂也
 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
 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為帝舜樂正能以樂
 治之情故率舞也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樂乎孔子曰夫

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眾官之長既言熙熙然後樂乃和
為此釋書百獸率舞之義也熙熙治禮顯
 明之象所謂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也
 公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孔子對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求佐為舜
 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
 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夔足一也此釋夔一足
 之義也今風
 俗通
 亦云
 記義第三篇凡十章皆孔子與門弟子及君卿大夫因事而
 發其義內第九篇乃因讀詩而發其義也故以記
 義名
 篇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子子受之以頒門人子貢曰季孫以子貧致

粟子以施人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吾所以受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此即論語與鄰里鄉黨之義，與齊晏子事魯同。寵猶光也。季孫敬賢為有光，而夫子因以顯其

光也。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此發服同寮之義也。

公父文伯歿，室有從歿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

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歿而內人從歿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曰：子亦好譽乎？子歿而不哭，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我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此發遠色好德之義也。相室謂家臣相助其家者。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任臣，無大小一自察之，猶復失人，何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且人君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有失也。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用士當任耳目，而取信於人乎？堯曰：吾舉舜已耳。

目之矣。今吾又耳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此發任大臣之義。所謂勞于求賢。逸于任人也。

子貢問曰。孫文子以衛將亂而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

如。孔子曰。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也。子曰。食其祿。死其事。

衛君不君。不死以爭。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不臣。明君所不赦。幸

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此發臣事君以忠之義也。

孔子使宰予於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對曰。夫子無以

此為也。王曰。何。對曰。自臣侍夫子。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仕

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

以為夫子也。若夫觀日之麗。廡過之弗視也。故臣知無用此也。王

曰。然則夫子何欲。對曰。今天下道德寢息。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

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猶為之。何辱君。既王曰。乃今而知孔子之

德也。宰予歸。以告子。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

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事實也。子曰。

夫言實使人信之。合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此言聖人志在行道

而非利其身也。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

子辱臨。而降階以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

息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此言聖人德盛而禮恭也

顏警由善視親子路義之後警由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故二三

子欲由也成其義非汝所知也此言賢者之行義不必避嫌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婦之執志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士遁世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

之心至也於鷦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初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此歷發詩風雅之義也

記義

卷一

二

何等項屑

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音。幽則利欲所發。沉則貪得之所為施也。子何所感而若是。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子曰。然。吾有之。向見猫取鼠。欲其得之故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子曰。可與聽音矣。此言聲音之所感者微也。

刑論第四

篇凡九章。孔子與門弟子卿大夫之屬。論刑及其自論刑也。故以刑論名篇。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余之刑繁。古有禮。然後有刑。今無禮。以教。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唯刑。先禮。教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此章言治當先禮而後刑。猶論語之意也。伯夷掌禮之官。刑本于此。古之刑所以省也。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無罪者恥。何乎。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以刑。猶弗勝。何禮之齊。曰。以禮齊民。譬之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駮如舞。非策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曰。吳越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

殊等類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此亦上章之意也。

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而不為非者寡矣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

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為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

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此亦上章之意而欲上之用賢以化民也二者謂衣食也不用賢審

其衣食而以化民難矣。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

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

與今異乎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

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

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微淵所以為德也。此亦上章之意而防深治乎本蓋即大學

此謂知本之本矣微淵所以為德猶云不頌維德言敬德之為至也

書曰非從維從子曰君子之於人也無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

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

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惟有厥罪小乃不可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為眚灾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

詞而言情亦上章之意也餘詳書傳

曾子問聽獄子曰其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歸於察察歸於義聽

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故善聽者罪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此章言聽獄在仁智義之三德也。上下比罰所謂上比下比也。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子曰：古之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刻。不赦過，謂之通。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率皆也。盡也。枳，棘類，多刺。此章即周禮三宥三赦之意也。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為。今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亦上非肯非終之意也。

孟氏之臣叛，三旬自歸。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子曰：無也。子禮義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此章亦以禮義止刑之意而罪以反除亦寬也。

記問第五 此篇凡八章。惟第五第六兩章無所問而自作歌。餘皆答聖孫問。答門弟子問者也。故以記問名篇。

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堯舜之道，恨不反乎？子曰：孺子安知子思對曰：佞亟聞教，其父析薪，子弗克荷。

是謂不肖。彼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

反復也。此章言聖道之有傳也。

子思問曰：莫不知任賢之逸，而不能任賢，何故？子曰：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

此章言毀譽之害乎明也。

子思問曰：復聞夫子正俗化民，莫善於禮樂。管子任法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管仲知是以定法，非管仲而專任法，必亂成矣。

此章言禮與法之得失，亦前篇之意也。

子思問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

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周，遍也。此章言以疑用察之非，亦第二章之意也。

趙簡子聘子，子將至，及河，聞鳴犢與竇犢見殺，迴輿而旋之。衛及鄆，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慘然心悲。中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鄆，傷子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之，衛往衛也。中，飾也。攸，悠也。子自謂也。彼，謂趙二賢也。此下四章皆言聖道之窮也。

哀公以幣如衛迎子，卒不用也。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蒨蒨

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過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粱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嘆涕實潺湲仁道在邇二句蓋窮則獨善其身之意也

楚王聘子辛子舟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入問曰太公孰與許由賢子曰由獨善其身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孰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禮為基謂以禮自守即竄伏待時之意也一謂定于一也定于一則不必之楚矣

叔孫氏之車子曰鈕商於野獲獸焉衆莫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子曰齋身而肉角豈妖乎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

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言其麟乎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宗鳳走宗麟為難致也敢問今見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麟鳳龜龍禮運所謂四靈也歌詞第二句一云今非其時今來何求

記問 卷一 六

第二節一云今其初也來可來

宗廟之始也始則今日其初也來可來

宗廟之始也始則今日其初也來可來

宗廟之始也始則今日其初也來可來

宗廟之始也始則今日其初也來可來

孔叢卷之二

此卷皆記子思言行凡五篇四十六章內首篇雜訓
問子上一章子思上附見篇中者惟此其言行他
無見也李序並稱披輯子上言行蓋約詞云

姜兆錫正義 男 允重校

雜訓第六

此篇舊合首二章為一章今定為二章凡十章皆
子思與其子及門弟子君卿大夫訓論事理之言
而篇首因子上之雜所習而
以先訓正之故以雜訓名篇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致其材也

厲必由砥致其刃也教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

請此言學必以正也子思名伋伯
魚之子子上名白子思之子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學則寤焉嘗企有

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故雖有本性，加以學則無惑矣。此言性必由學也。以上二章，絕似揚子法言。朱子論此書多似東漢人語，益信也。

縣子問子思曰：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則為聖人，吾未諭也。子思曰：然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填，巷哭三月，等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為膏雨之所生也，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此言大德不同

子小補也。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氏子無介而見，大人敬之，白也未諭。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此言至敬不同於凡禮也。子車即亞聖，孟軻字也。亞聖有兩字，一字子輿。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然後與使者晏，復書再拜如初，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闕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于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

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此亦上章之意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

何子之無弔也？答曰：踈也。子思聞之曰：無恩甚也。昔季孫問於夫

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

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繼之以食，序

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此言聖人不以踈絕屬也。繼一作綴，連續之意也。篤

厚也。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業二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欲

揚先君之善，為之若何？子思答曰：伋聞舜禹於其父，非勿欲也。以

為私情，不如公義。故弗敢。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君有惠

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

寵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抑亦可。公曰：諾。此章言聖人不以私棄公也，以可以

利民為問，即公義之意也。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殷周之禮，正為非乎？子

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

改正朔，故不相因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此言聖人不以權廢經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

三舍適而立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思曰：權也。公曰：苟得

孔叢 雜訓 卷二

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此亦上章之意也。聖立聖，公也。賢所愛，則私矣。故立賢立愛之權，不如立嫡之正。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利之。曰：君子教民仁義，固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此言能以義利民也。子思孟子其義一也。

居衛第七

篇凡十章，惟首章記居衛時事，外二章記其適齊適宋，餘皆凡師友問答及與其子所言，又不記其

時與地也，蓋以首章居衛約名其篇與。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衛君曰：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所長，棄所短，今君選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者也。衛君曰：謹受教。此言材不以青掩也。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於先王也。子思曰：非所願也。願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帑於境內，其榮多矣。若無此鬚眉，非彼所病也。昔堯修十尺，眉八彩，舜修八尺，有奇，而頰無毛。禹湯文武周公，勤思勞體，

或折臂望視。或秃鬣背倭。人在德。豈在貌乎。且吾無鬚眉。而天下
王侯不以此損敬。由是言之。彼徒患德之不邵也。此言德不
以形重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尊而富貴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
唯無欲乎。夫錦繡不過溫體。牲牢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則知足。
知足。則不累其志。此言志不
以欲累也。

曾子謂子思曰。夫子巡於諸侯。未嘗失臣禮。今子有傲世主之心。
無乃不可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彼於此時。不自高人。將
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非故相詭。乃時也。此章言道宜
以時移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

殆不婦。將黜之。子思曰。若子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
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有此父。斯有此子。常也。若賢父有
愚子。此由天道。非妻之罪也。此言人不
以疑廢也。

孟軻問堯舜文武之道。可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
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
不至者乎。此及下章言
道在自盡也。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
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
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詳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周追土大
 王。王季文王。而殷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異也。曰。文王受命。斷虞
 芮之訟。伐崇。邲。退犬戎。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
 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財貨。大王曰。與之。狄
 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曰。君不為社稷乎。
 大王曰。社稷以為民也。不可以乎。為民者亡民也。曰。不為宗廟乎。
 大王曰。宗廟私也。不以吾私害民。遂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從
 之者三千乘。止而成邑。此王道之端也。王季承其業而廣焉。雖國
 追王。不亦可乎。
此及下章言
 業在自主也

羊客問曰。古帝王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國。
 至文王。世為諸侯。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乙之
 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瓚鬯之賜。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猶周召
 之為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朔曰。尚書虞夏數篇。善
 矣。下此不如也。子思荅曰。事變有極。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
 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昔
 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也。樂朔
 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救子思。既免。擬

中庸此因論經而言中庸所由作也按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而歷閱諸篇中其於諸侯卿大夫士微涉于過高而失中何耶孟子學于子思故其言曰說大人則藐之又述其師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蓋其巖巖氣象師弟合符如此然假以至聖當此雖時移世異以道自重而其德盛禮恭之所發又豈有失其樂行憂遠遊世而無悶者哉考作中庸時年纔十六此固可以見聖孫反已省身思躋于時中之隱志而猶或有如諸篇所云者蓋中庸所謂造道之言而大賢以上固有一間未達者與

巡狩第八 此篇一章言巡狩之禮故以名篇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巡狩之銘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之世也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假以齊之衆連隣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桓文不足言也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敢問帝王巡狩之禮可聞乎曰凡求聞者為行之也今子

自計必不能行聞何為曰吾雖不敏子何病而不吾告也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以清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於上帝望秩於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則削黜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捨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

不親舉。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齊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狩之禮也。曰諸侯朝於天子。盟會霸主。亦告宗廟山川乎。曰告哉。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隣國。其禮同乎。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或出此封者。禮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曰古之義也。吾忿而後知不學

者淺也。

此因登太山而言巡狩之禮也。每舍之舍謂舍次也。不親舉謂廢祀也。

公儀第九

篇凡八章。皆子思與君卿大夫士問答之言。末一章其自言也。亦以首章公儀二字名篇。

魯公儀僭樂道。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穆公謂子思曰。公儀子輔寡人。參分魯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雖疏食水飲。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厚祿餌君子。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下釣也。此章言用賢當以禮也。問丘溫見田氏將危。齊欲以邑叛。適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飯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

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仍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此言事君當以義也常宗謂常尊禮之也或曰謂紀于太常以尊之也非忍猶言不忍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欄氏子不孝何如對曰臣聞明君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孰不化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此言化民當以德也

穆公謂子思曰子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為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或親聞之者有聞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也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

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

疑焉此言于事無非之無可疑也于事無所非議疑近于愿而在聖人固不激不隨之中道也則所疑之事既不然矣又何疑其是夫子之言與非夫子之言耶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情也修善人知之是為善有勸也此所願也若修善而人莫知是善而受毀也此所不願也此言為善有勸之有可願也蓋欲人知與求人知者致于有意也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於世為行道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

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此言行止當以道也。

子思居貧其友饋之粟受一車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

少而取多也子思曰然彼不幸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受粟為周

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

分哉。分謂分輕重也此言辭受當以義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奈何對曰苟君與大

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恩百姓

禮隣國其興也勃矣。此言興國之有本也。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

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此言良貴之在我也曰猶也謙言猶不能也。

抗志第十 篇凡十八章皆記子思與君卿大夫士問答之言也亦以首章抗志二字名篇。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

願也今天下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

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此及下章皆言志不可屈也。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鰈魚魚之

難得者也子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弗視也

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嘆曰鰈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

懷道貪以死祿。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禮不得也。請問之。荅曰。臣去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則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吾未之思也。此言禮不可過也。埽猶滅也。衛君言而群臣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滅。則眾謀不進。事是而滅之。猶却眾謀。况和非以長乎。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此章言上不可驕也。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君出言而卿大夫莫敢非。卿大夫言而士庶莫敢非。賢之則有福。矯之則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乎。亦上章之意也。誰知雌雄。謂不知是非也。

衛君問曰。寡人之政何如。子思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此也。曰。希肯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疏之。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亦上章之意也。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

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服既除然後塋，則其服何服？荅曰：三年之喪未塋服不變，除何有？為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塋，既塋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此歷言塋禮之變當得其中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敬之，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親敬子，子何辱焉？子思曰：義也。請問之。曰：公叔氏不知賢夫，其親敬非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可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不修名不

操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不知賢也。此極言禮賢之實當本于明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王不以衛褊小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對曰：臣羈旅而辱君，亟臨，願未有可以報者，唯進賢爾。衛君曰：固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將何以。曰：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衛國非無賢而君未有善政，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為賢者。曰：君將以名取耶？以實取耶？君曰：必以實也。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曰：世農夫也。衛君笑曰：農夫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也。子

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子孫未必皆同。其祖音父祖雖農音亦未必與同也。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音所以為賢而聞其世農夫因笑之。則君取士果信名也。此章言取賢之實不當以世也。館謂臨其館也。

衛君曰聖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君子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也。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此言聖道不可輕也。槩猶動也。簡畧也。猶輕也。

齊王謂子思曰。今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此言帝業不可恃也。孟子言仁義所以利之。孟子言齊王猶反手而子思言能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而賢殊塗而同歸也。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臯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此言循禮以正名也。夫氏女氏之氏猶家也。婦人在家以字稱於夫家以姓氏稱。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涕不可樂也。子思曰。然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故微子去殷。紀季入

齊。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此言治身

以從時也。知可知。憂世也。知未可知。知時也。能治其身也。而與時為進退。則知時而世不足憂矣。

齊王戮其臣。謂子思曰。遼觸吾忿。故戮之。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

主。莖枯骨。天下知仁。商紂斬朝。天下稱暴。今君因忿。遷戮不辜。此言慎刑以為無傷於義。非臣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請改之。此言慎刑以合義也。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高操。天下莫不服也。交

雖不敏。願師先生。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

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立

規。檢修匹夫之行也。此言公嗣下當修細節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子思曰。假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衣。量

腹以食粟。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

人不踰父兄。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

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此言人子不可領重賜也。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由禮

文不及。謂不受也。又坊記云。人子存。饋獻不及車馬。文王世子云。庶子正于公族。雖三命。不踰父兄。則此蓋舉其禮。以見饋獻人與

受賜于人。皆不及車馬之意也。然不踰父兄。據世子篇。則踰乃踰尊踰親之踰。猶僭越也。據此。則踰乃背違之意耳。蓋皆斷章之義與。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受。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亦猶寡人也。去將

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此言去

就必審

也其幾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以及之言當也今使及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厚於財必薄於德今起以富聞於諸侯而無施以好色聞於齊而無男女之別有一於此猶受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

此言好惡必察其實也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為乎子思曰順吾性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

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焉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不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

此兼上二章之意也傲不肖猶上所謂察好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亦上所謂審去就也然不肖故人之所傲雖亦大學之傲惰為人情所不能無者而云順吾之性則或不免于之其所矣蓋亦大賢以上過高之行與

卷二
十五
此卷皆記子高言
行凡三篇十六章
公孫龍第十
龍三字
名篇

孔叢卷之三

此卷皆記子高言
行凡三篇十六章

姜兆錫正義

男允重校

公孫龍第十

龍三字
名篇

篇凡三章前二章子高與公孫龍論理之言
末一章子高論曹良之行也以前二章公孫

公孫龍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
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吾何
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
之曰僕居魯聞下風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以白
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

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於眾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見侮而不敢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見侮而不敢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夫王之

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見侮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於雲夢之間，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失之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不

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是非未分而翻然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曰明之豈任穿之退哉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頭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儻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居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楚王言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廣之

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凡言人者摠謂人也亦猶馬者摠謂馬也楚自國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頷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此言立言以理不以詞也子高名穿子之上之曾孫校爭也當前猶承教也無所不答謂答之易高逝謂不應而退也

公孫龍與子高論於平原君所龍言滅三耳甚辨子高弗應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公孫之言信辨先生實以為何如荅曰然幾能滅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謂滅三耳甚難而實

非也。謂減而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
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子高辦事也。其
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亦上章之意也。減三耳。猶莊子雞三足也。
兩耳形也。與聽而二。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
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常得見於先王矣。故敢問子高。曰。觀其身。且
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乎。平原君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
仕之。子高曰。有人於此。身修會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修會計。闇
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此章言治身以道。不以利也。凡取非其道。即盜也。

儒服第十二

篇凡八章。皆子高與君卿大夫問答之言也。以首章儒服二字名篇。

子高長裾褒袖。方履。翦髮。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衆御師。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此言儒道之大而難名也。子高遊趙。鄒文季節與子高善。及還魯。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流涕交頤。子高抗手而已。其徒問曰。彼有憇憇之心。懷愴流涕。而先生厲毅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人有四方之志。豈常聚乎。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

若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
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此言交情之
正而能斷也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
嗑嗑尚飲十榼古聖賢無不能飲也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

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
曰生於嗜酒者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此言
聖人

之不溺
于欲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
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乎荅曰士之相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

哉以其行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攝駕而
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
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弗獲已矣若阿谷
之言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此言聖人之
不愆于禮也

子高適衛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問祈勝之禮子高曰命勇謀
之將以禦敵先於敵所從來之方為壇祈於五帝衣服牲殺之屬
隨其方之色執事從其方之數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名山
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其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
心北力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帥士卒陳於廟右君立太廟之

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

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

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此言祭禱之不虛行也信陵問祈勝之禮

陋矣首答以命將禦敵而因以禮行之此主輔所以交得也不

然而惟禱是問則王欽若之修齋誦經耳而謂賢者誦言之乎

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

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

之當也此言法令之不敢專也

陳廷性多穢訾每得酒食先撥捐之乃食子高告曰子無然也君

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陳廷曰吾意如此子高曰

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櫟括自直鷄有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

子之意豈異乎陳廷跪曰今知過矣此言檢身之勿以意恣也率

食也末跪字謂長跽也

子高任司馬又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

答曰以周公之聖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書曰知人則哲惟

帝難之且曹子為魯將三敗失地然後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

於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今燕以詐

破又是又特不能於詐也齊君不黜又此言用人之不以肯掩也

對魏王第十三篇凡四章與魏王言者三章與信陵君言者一章與齊王言者二章以前三章對魏王言

魏王

故名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則知士以踈自疑，而嬖臣以遇微幸。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擬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此言不當以少加大也。按千古權佞妙術，不出內外二語，而其原則起于踈大臣，故周禮奄寺之屬，統之內宰，而以冢宰總之，故中庸敬大臣，又先以修身。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有餘不逮，何同乎？荅曰：鴛鴦同轅，伯樂為之咨嗟，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叔雖有餘，猶感不逮也。此言不當也。然妙在以其功一也句發之，所謂曉人不當如是耶。

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是以臣主各有得也。此亦首章之意也。

信陵君問曰：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荅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此言君當以德政化民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

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過則毀於義遂輕犯法令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而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視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為不可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必禍是為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之

此言君不當以淫刑虐下也然按章內全不說君只說臣未乃一語掉轉

說君耳得納約自庸之義

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為王曰穆貌陋民不敬荅曰夫見敬在德君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貌惡齊國上下莫不宗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體陋辭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寡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為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此言君不當以外貌取人也如戟英挺貌祖龍始末詳舊謂屠商號也

其辭語辭未詳然陽魯商說也
此言得不當以休辭短小也波滄英

也王曰景西陽也請改昔也猶改去主言長長以當對也
而魚自新八只續釋波滄而五珠白市之畏文未古始者無窮也
其時晉國晉國以寡請對雖則皆有也始也至常言胡微市也
上丁莫不宗法文子其得改不粗亦其言改不出口豈西釋也
曰夫良始也始馬聞晏子語文子平晏子身不圖三只與惡春因
于高厚表王王問華下副斷率研會野為王曰對雖則男不始答

孔叢卷之四 此卷皆記子順言行
凡三篇三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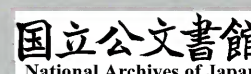
姜兆錫正義 允重校

陳士義第十四 篇凡十一章皆子慎與魏王及枚產宮他等
問答之言而首尾乃陳士人進退之義故以

陳士義約
名其篇

魏王遣使聘子順為相子順謂曰若王信能用吾道雖疏食飲水
吾猶為之徒制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則魏不少於一夫使
者曰魏國狹小寡君願委國先生豈惟魏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
神祇寶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焉 此言行道則
身乃出也

魏王朝群臣問國所先季文對曰知人子順曰知人則哲帝堯所



病故四凶在朝。蘇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不稱吾君所能行。乃強吾君以聖人所難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今所為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昔舜命衆官。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朝臣皆有推賢之心。臣位必當矣。此言修德則賢自至也。

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曰。古有之乎。子順對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鍔。鍔之劍。火浣之布。劍長尺有咫。鍊銅赤。切玉如泥。王曰。火浣布若何。對曰。周書其布垢必投諸火。垢乃灰。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烏王曰。今何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西戎閉而不致。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也。此言貪欲則人不附。

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長生不死。對曰。古無是道也。王曰。吾信之。對曰。未審君親聞之於不死者耶。傳聞者耶。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此言王不當以浮言謾仙也。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翳竊生。由仕於魏。王愛之。或曰。李由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耳。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問鄰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王

曰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造謗以誣聖非無傷也且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昔聞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為令尹由何患於人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則臣亦不為君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所謂抱石救溺愈不濟矣此言王不當

也又按子思子嘗荐李音于衛侯此李音未知即其所荐否耶如其然音亦不足荐矣或曰子慎子思之五世孫由與子慎同時則其母與音世相遠而魏與衛亦地相隔殆非一人也在臣欲言誰猶云惟臣所言耳此見其誣也

魏王使子順修好於趙趙王賓之問曰今欲求北狄不知所以答曰與之通市則自至王曰今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國貨散於夷狄是彊之也答曰夫與之市者是乃所以弱之也王曰何謂答曰

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我所有而彼所利也夷狄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此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則用將糜於衣食可舉楛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此言隣國不妨通市也然所言乃賈生表餌之術聖裔而言此亦降矣

枚產問子順曰臣聞猗頓善殖貨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答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聞陶朱公富往問焉告曰欲富當畜五特乃適西河大畜於猗氏之南十年貫擬王公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為富者非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吾自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有言長生者道士欲學之此

往言者死。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此章言貧士不能謀富也。然章意隱在言外。彼以其富。我以吾仁。是之謂至富。故其富術不可用也。惜枚枝產不能問。未之發耳。

或曰。東閭子。踈達亮直。求為先生役。而無意接之。無乃非周公之
 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東閭子。質似踈直。然內
 懷容媚。諂魅。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鬚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
 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
 為愚者也。此乃周公之所罪。可交之有。此言虛名之不足愛也。度
 猶言體度。稱去聲。言與膚

草相稱也

宮他將欲託於人。問子順。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
 賤者。天下寡矣。今子所欲托者誰也。宮他曰。將造趙公子。子順曰。
 雖好養士。自奉而已。宮他曰。將造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
 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也。宮他曰。將造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
 其士大夫皆自多。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
 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邱
 成子者也。昔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而不作。送以寶璧。成子反自晉。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觴吾

孔叢

陳士義

卷四

三

子甚歡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衛其有亂乎成子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以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既反命乃使迎其妻子隔宅而居分祿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乃言之魏王升諸朝此言實德之有可托也背離也三舉謂三舉哀也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曰古之善為政者不能無謗子產

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相魯三月而止今吾為政雖不能及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先君何謗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誦曰麇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麇裘投之無郵及化既行又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此言浮言之不足損也芾蔽同投棄也郵同尤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欲得賢才以問祭公謀父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得矣今臣亦請君去其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

孔叢 陳士義 卷四

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此章先言使臣當以禮而次言用人當以器也。然即此二
問推之。子順可以去矣。夫王有尊貴之色而猶事之。是替也。事之而王且疑之。以為有欲。是無以自明也。而子順猶不去者。子順特賢于當時之遊士耳。子思子以上之風。則不足也。

論勢第十五

篇凡六章。皆魏與列國爭衡。而子順論其事勢之言也。故以論勢名篇。

魏王問曰。今秦負強以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以親諸侯。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無益也。今諸侯畏秦久矣。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遊說之士。挾秦為資。賣其國以收利。曾不能制如君之謀。適以速秦之首誅。不如守常以須變也。王曰。秦遂有天
下乎。曰。然。雖然。得不以道。古未有能終也。
此先言約縱之無益。而後言暴秦之不久也。

五國西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出兵於成臯。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為之主。今兵罷不散。君其備之。市丘子曰。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西伐秦。事既不集。又師於市丘。誘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矣。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令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此言小弱之不可凌也。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北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趙魏與隣。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者。徒以二國併也。

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過也。願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此及下二章言鄰好

之不可肯也。間不合也。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也。與嚴敵為隣，獨勁不能支，二難故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魏弱於始，秦強於始，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眾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

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

舟人也。韓王曰：善。

二難二敵謂魏與秦也。

秦攻趙，衛大夫以為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相樂也。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寧，不知禍之及已也。今趙破，患將及也，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

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以臣愚計困齊
 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
 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二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
 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之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此言
之不可由也然以術用何如以德用蓋游士之
習雅聖裔亦不能無染矣故言不可不慎也

子順相魏凡九月喟然嘆曰言不當於主而食人祿是尸利也退
 而致事王遣使謝曰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為百姓起而
 教之辭曰臣有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供魏國之征乃君
 惠也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荅曰山東之國將并於秦

秦為不義義所不入也遂寢於家

此言守道以去官也

秦急攻魏王恐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
 不如用之之易也歿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
 死之不能棄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
 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此王能
 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今秦四
 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繆氏乎與呂氏乎姑割地賂秦以為繆
 毒功是以國質繆毒也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繆毒則王屈可圖
 伸矣此言用術以存國也然其策但志士猶難言之况聖人之後
乎何上章義不入秦之正而此之偷也或曰孟子言效死勿

孔叢

論勢

卷四

去而事猶鬻事吳之道不廢也何迂而過之乎然事之猶可也而割賂以為嫪毒功今天下棄呂氏而從嫪毒則亦甚矣

執節第十六

篇凡十四章皆子順與君卿大夫士論答之言而以首章執節二字約名其篇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可得聞乎荅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姑即桐邇於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此言太甲在喪不明乎道使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

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此言行權之在秉禮也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雖少文亮直有節吾以為相可乎荅曰臣未明其亮直也王曰何故荅曰聞諸孫卿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體似方而心圓臣見回幹非不偉也然甚疑其目王用之三月果以誦得罪此言執節之必戒誦也甚疑其目豈姑布子之術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是也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何去之速也荅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山東之國弊

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此言事強之難倖存也。鍾惺曰。從來國家無死病。對良醫不肯服藥。則死矣。

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家之忌日也。不敢飲。

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

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此言事長之有特敬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

連。子王曰。仲連強作。非體自然也。荅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

君子。文武作堯舜而至。昔我先君夫子作文武而至。作之不變。習

與體成。則自然矣。此言作德可。以勉得安也。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荅

曰。經者。取其可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

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晏子之書。亦

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

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此言著書難。以偽雜真也。

邯鄲之民。正旦獻雀於趙王。綴以五絲。趙王受之。大悅。申叔以告

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

鄙事耳。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夫雀者。取其名。則宜受於上。不

宜取於下。下非所得制雀也。昔號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由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何哉？此言立國不以邪亂正也。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唯韓盧宋鵠獨否，何也？子順荅曰：盧，黑色；鵠，白色。此言察物當以名考實也。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為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君乃止。此言行禮宜以主正實也。

子高稱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子順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申叔問曰：子之家公既論之矣，今子易之乎？荅曰：亦各其

所見也。此言論世之各行其志也。

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荅曰：禮所不得也。曰：叔昔逮事有道，問此義焉，而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荅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也。晏子既陳屨賤，踊貴於君，君為省刑，以及叔向承其問，亦荅以其事也。此言諫君之不顯其非也。魏王問子順曰：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為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

山無故有穀。天雨之。反亡國何也。荅曰。天雖神。古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其義一也。若中山穀妖。非所謂天祥也。此言觀物當斷以理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王曰。其行何如。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交友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後以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荅曰。先父所交也。王曰。願聞其行於先生。荅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禮之。文固以老辭。此言用人可卜于交也。

趙王曰。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重以大聖。自茲以降。天下諸侯咸禮焉。先生承以作二國師。從古及今。未有若先生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荅曰。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言。某學行不敏。寄於趙魏。幸二國寬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賴君之願。後世克祚。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然。此言嗣世願永其緒也。

子... 卷之五... 凡三篇十二章... 此卷記子魚言行... 獨治第十七... 姜兆錫正義... 允重校... 允遠... 獨治第十七... 篇凡六章皆子魚遊人國與其知交所論荅者也而以首章及三章有獨樂獨治之言故約名其篇

孔叢卷之五

此卷記子魚言行凡三篇十二章

姜兆錫正義

男

允重校

獨治第十七

篇凡六章皆子魚遊人國與其知交所論荅者也而以首章及三章有獨樂獨治之言故約名其篇

子魚生於戰國獨樂先王之道季則謂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為於世今先生淡泊世務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焉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以進取文以守成今天下終必有定吾修文以助守不亦可乎此言度其時修文以有待也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蓋仕乎對曰臣

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不用殆非也。叔孫通遂辭去，仕於秦。此言命其徒因時以取濟也。

尹曾謂子魚曰：子讀先王之書，將奚為也？荅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此亦首章之意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主，其危矣。子魚曰：願有可懼者，必欲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危。吾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此言其藏書以衛道也。

子魚與張耳、陳餘相善。會成王勝起兵誅秦，餘謂曰：定天下莫若師賢。孔子之裔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為時變。

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操名諸侯，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

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矣。陳王大悅，遣使者以車幣聘，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聞子賢虛相望

也。子魚往，王郊迎，議世務。子魚以王業勸之，王尊以博士為太師。此言其循禮以應聘也。然按李燦序稱陳勝聘為博士，辭以目疾，辭蓋辭也。陳陳以尊之而未幾即辭云。

陳勝既立為王，其妻父往，勝長揖不拜，妻父怒曰：怙亂僭號，以倣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不為，頽王心慚，遂適館而言

曰：予塞於禮義，以落於姻婭，唯先生幸誨之。子魚曰：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與眾賓異敬，敬而加親，自古然也。昔唐堯內親九族，外

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失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鮒之父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已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入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駁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為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鮒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予確固敢不盡心此言當奉禮以

睦親也

問軍禮第十八

此篇一章因勝問行軍之禮故以問軍禮名篇

陳王問曰行軍之禮可備聞乎答曰天子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於朝簡傑俊任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材以級授軍司徒執朴北而誓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告於郊壇宗廟既筮則獻兆天子使有司以牲牷告社告以所征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乃類於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圭告於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至皆每舍奠焉而後就

孔叢

問軍禮

卷五

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道左社主居道右所經
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
日有司以敵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車甲卒伍於軍
門之前有司讀誓三令五申既畢禱於上帝乃即敵將士克敵史
擇吉復禡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告克戰不克則不告
也凡類禡皆用剝自有司簡功行賞用命者爵賜於祖犯令者罰
戮於社然後振旅有司徧告克於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
三日齋以特牛親格於祖禩然後入設奠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歛
主埋於廟而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馘告大

享於群吏用脩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此天子
親征之禮也問命將出征如之何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
國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親潔齋盛服設奠於祖以詔之大
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
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亦弗御也然後告太社冢宰
執屨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
頒賜於軍吏出不類克不禡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於五帝克
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違朝禮也又問將
居軍中之禮及有變則如之何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先鋒入

後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不幸軍敗，驛騎赴告，載囊
 輶，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
 失城，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
 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又問行古禮如何，曰：古之禮，固為於
 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級，爵級也。兆，吉兆也。

舍奠之舍，釋也。每舍之舍，次也。固為之為，猶行也。有其人，猶言得其人，無其人，猶言非其人也。

答問第十九 此篇凡五章，皆子魚在陳與其主臣問答之言，故以答問名篇。
 陳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美稱也。吾謂聖人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辨士不破也。子先君可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異夫子先

君者紛如，予每校其事，韓氏未必非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為然，是未免俗也。今世人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也。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行賞，先加其臣，而後有功。韓非謂夫子善之，而引以難夫子，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過東垣而還，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猶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矇大道而不悟，信

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跪謝而退告人曰吾自以為學博
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也此言聖道每
多加誣也

陳王問規國久長何施而可答曰此言萬世之福也昔周代殷興
滅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不携矣曰周存二代別了三
格云何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又紹虞帝胤為三恪恪敬也禮
之如賓也非謂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
三統也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
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此言工政宜所遵
行也舉猶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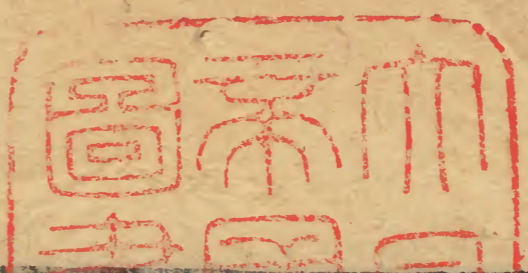
陳王涉讀國語領博士子魚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

也答曰何謂哉曰書載驪姬夜泣晉獻信其言夫夫婦夜處幽室
莫知其私雖黔首猶然况國君乎是知好事者為之辭也博士曰
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察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房中之
事不得捨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
也今此皆書實事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也今幸得聞
命此言史傳不可妄疑也若言而不知其
所以者乃設教之虛言非實事比也

陳王使周章為將西入關誅秦秦使章邯拒之王以秦亂輕之博
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使章而不設備竊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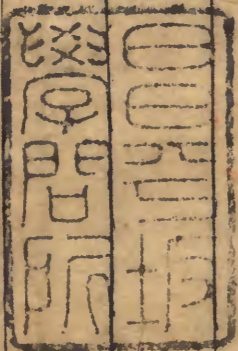
七 答問

秦雅天之所舍不修人利以應天祥悔之無及兵法無恃敵之不
 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王曰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雖與進
 取信哉他日復諫王曰於先生所稱實味願以近事喻之荅曰敢
 不盡情願察之也昔在梁梁人陽由力扛鼎手搏豨豨妻不與
 由方右手建杖左手制其首妻奮志抗之由乃仆地不能興夫以
 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今與秦角
 強非若由之妻也而輕秦過甚故區區之心欲備之也王曰喻誠
 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邯遂進兵擊陳王此言強敵不
可輕玩也
 博士在陳參議凡六旬而告辭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仁義之



國也且先君之廟在焉叔孫通處濁世而能清學儒術而知權是
 可師也歸其事焉此先言故國不可忘而
次言後嗣宜得師也

二月旬五日讀了



天保壬辰



